

蔡旗堡志

關中李易軒書



陈作义
编著

蔡旗堡志

陈作义 编著

序 一

水天长

中国人是世界上被公认的最富于历史感的民族。在几千年文明史发展的长河中,不仅有一脉相承的官修史书,而且有浩如烟海的民间野史,国家有国史,地方有地志,甚至连名山、寺庙、作坊、行业也有各自的史志,所留史籍之丰富,堪称世界之最。这都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化遗产,对于以史为鉴、资政育人,均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

这本被命名为《蔡旗堡志》的小册子,据作者说是应家乡父老之约而编纂的。就其表述本身而言,文字流畅,有理有据。特别是作者生活于当地,又经过一番实地踏勘和采访,对照古籍所载,对休屠王城、猪野泽的地理位置,以及金氏后裔的下落,做了令人信服的考证和交待,不仅为当地人民群众了解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资料,而且也对学术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

线索,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。

我于河西走廊的史地,没有做过专门研究,知之不多。但我希望这本小小的志书,能够起到“补史之缺,参史之差,详史之略,续史之无”的作用,并能激励蔡旗堡人民发扬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,在党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下,奋发图强,自力更生,为再造一个新的河西,为创造自己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,昂首阔步,携手共前。

1998年9月10日于兰州

(水天长先生原任西北师大历史教研室主任、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,现任甘肃省文史馆副馆长。)

序 二

张永寿

听一位历史学教授说,历史一词在古希腊文中,意为经过调查研究所得的知识。我与《蔡旗堡志》的作者陈作义同志,都是蔡旗堡人,所以读他这本经过调查和考证所撰的小志书,感到很实在,很亲切,一下子引起了极大的兴趣,觉得过去民间传说的许多事情,豁然开朗了,脉络清楚了。我虽然不是一个历史或考古工作者,但是,四十多年来一直工作在武威、永昌一带,跑遍了古代休屠民族生活过的地方,也看过一些学者有关休屠王城的考证,对于他们将休屠王城考定在三岔村,早就感到十分纳闷和不解。

我曾于 1955 年农业合作化时,在三岔村工作过数月,走访过各家各户,察看过村中的小设施及农田情况,了解过风土人情,古今建筑。三岔村有过一个小小的城堡,它北临北沙

河不到 500 公尺，南距南沙河也只要一公里左右，其东面约一公里的地方，是流经武威的黄羊、杂木、南营、西营及永昌东大河等五条河流的汇合处，地呈三角形，十分狭窄。上述五河汇合后，才称之为石羊大河，也即古之“谷水”。这一带河流交错，高处为土岗，低处为河床，没有宽阔的草场，是很不适宜以牧为主的休屠族在这里建城和驻牧的。这里的古堡，仅有蔡旗堡城的四分之一左右，不过是明、清时代的军营罢了。

而在三岔城堡东面约 20 里的蔡旗堡城，地当石羊大河绕流之处，坐落在一个广阔无限的草原之上，单是城堡周围就有数百平方公里的草场，可作放牧之用。如果将同它接壤的永昌县清河地区也计算进来，其面积可达 1000 多平方公里，中间又无山、川分隔，一马平川，广阔无际，是一个天然的好牧场。试想，以游牧为主的休屠民族，它不把城址选择在地域广阔、水草肥美地方，而要选择在一个河沟岔岔之中，能有这样蠢吗？

蔡旗堡由于历史悠久，古迹也很多。现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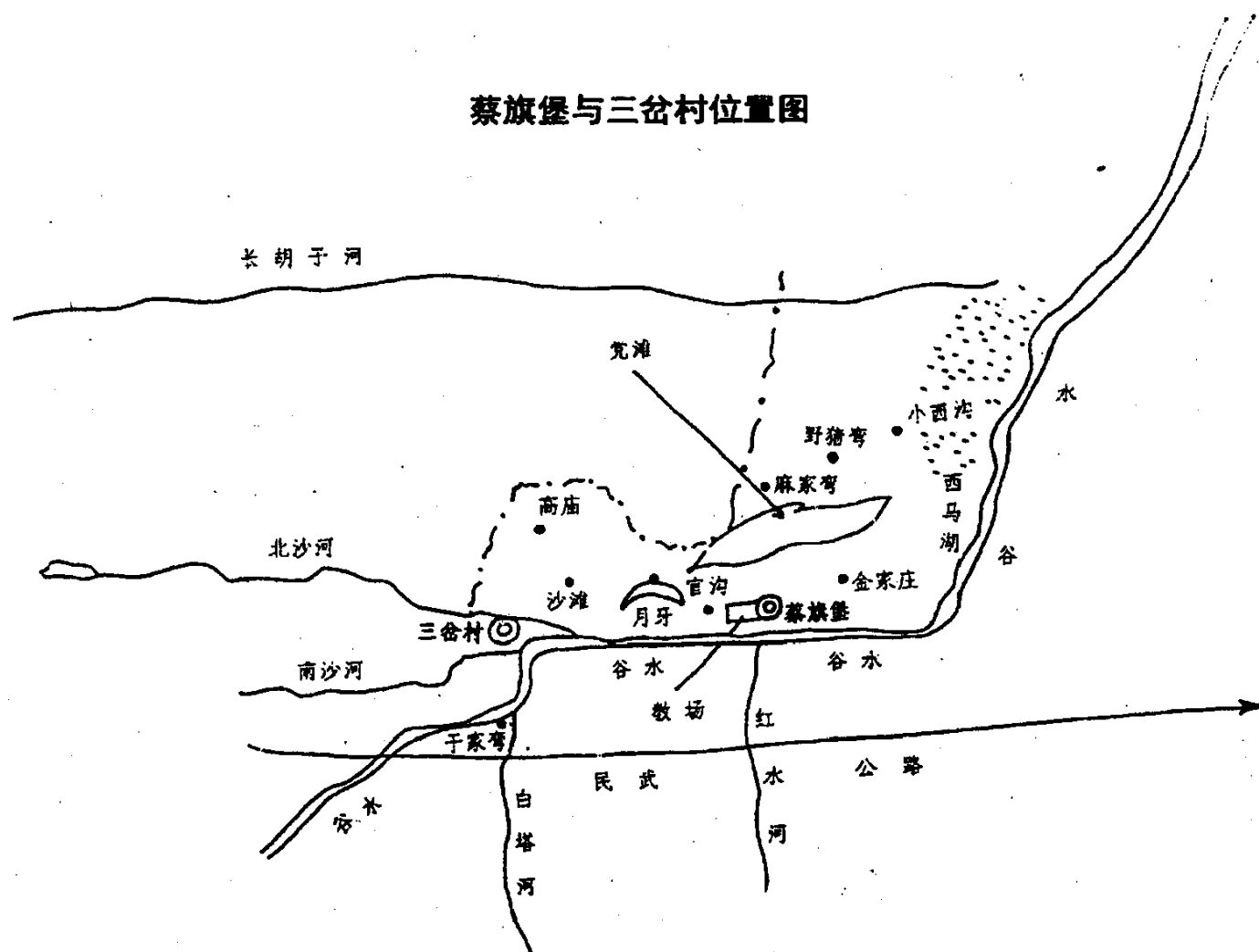
的城堡虽然建于明代,但在城堡内外,还有许明代以前的遗迹。如城堡内西北角有一块空地,当地人称之为鞑靶营,据说元代的阔端太子在此设过行营。城堡的西门外,有块东西长五里、南北宽约三里多的平地,叫校场滩,传为古时练兵和牧民集会的场所。城堡的西北约三、四华里处,有一块长约三十里、宽约五里的草滩,当地人称为党滩,据说是西夏时“党项族”的放牧之处。城北十里有一个村庄叫野猪湾,可能就是古史上所载的“猪野泽”。堡城东北二十里处,有个叫瞭子岗的地方,传说因父母、妻子守望出征的儿子回来而得名。同时,在这个乡镇级的小城堡中,直至 50 年代还遗存有十多座寺庙,在附近一带也属绝无仅有,表明了它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厚。

对于这一切,作义同志都在《蔡旗堡志》中做了较详细的叙述。同时,他还参照有关史志,记叙了蔡旗堡的历史沿革、居民演变、人物文艺等,这不仅对蔡旗堡本土人了解自己的历史极有助益,而且有益于研究地方史志的专家作参考,可谓一件有益当今,惠及后世的大好

事。

蔡旗堡曾经有过光辉的昨天。在今天重造新河西的经济建设中,我们更应学习历史,瞻望未来,立足今日,奋力拼搏,把家乡建设得更好。

蔡旗堡与三岔村位置图



目 录

序一

序二

蔡旗堡与三岔村位置简图

蔡旗堡城街道及庙宇分布简图

休屠王城比考(代前言) (1)

一、历史沿革 (12)

二、居民变迁 (24)

三、古迹遗址 (35)

四、庙宇建筑 (49)

五、学校、水利、土产 (61)

六、村庄分布 (72)

七、人物简记 (83)

八、艺文诗词..... (108)

九、大事记..... (133)

附录

猪野泽地理位置新考 (142)

蔡旗老人回忆蔡旗堡城 (162)

后 记 (172)

休屠王城比考

(代前言)

休屠王城是匈奴占据河西走廊时建筑的少数古城之一。汉有河西后,曾以此城置休屠县,并为北部都尉治所,可见其地理军事地位之重要。然而,由于历史久远,对于它的具体位置,人们已渐渐有点漠然了,有人以为在今武威市四坝乡三岔村,有人以为在今民勤县蔡旗堡乡境内,意见难趋一致。

由于笔者出生在谷水中游地带,对三岔村和蔡旗堡的历史地理状况都较熟悉,近年来根据史料记载,对以上二地反复进行踏勘对照,发现休屠王城不在三岔村,而在蔡旗堡乡。我的这一看法,与清代著名的武威籍学者张澍“休屠王城在武威县东北镇番(民勤)县界”的考定,是完全一致的。

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 40 载:“休屠王城在县

(指今武威市)北六十里,汉休屠县也。”《輿程记》则载:“凉州城西北(应为东北)四十余里,即三岔堡。”(见张澍《凉州府志备考》上册)。这表明,三岔村与休屠王城不在一地。又《乾隆府厅州县志》载:“蔡旗堡在武威县西南(应为东北)六十里。”(亦见《凉州府志备考》上册)。其位置与休屠王城距凉州城的位置完全吻合。

考之实际,从凉州城到三岔沟和蔡旗堡,有两道可通:一条为乡间小道,从大沙滩折北过红柳湾河,再过南沙河至三岔村,今里为60里;从三岔村过北沙河即为民勤县蔡旗堡乡的辖地,由那里至蔡旗堡城约20里。另一条为凉州城通民勤城至唐白亭军的大道,即今武民公路的路线。沿此线从凉州城至于家湾子约40里(合唐里30余里),再从于家湾子过红柳湾河至三岔村,不足10里,这同《輿程记》所记里数完全符合。从于家湾子继续东行,经九墩沟过石羊大河(谷水干流),至蔡旗堡约20里,这与《乾隆府厅州县志》所记里程也完全吻合。

即使是按那条弯曲的乡间道路来计算,休

屠王城的位置也不在三岔村。据李正宇先生考：唐代度量衡行用大小两制，量地计里悉用大尺，“唐一里为 1500 大尺，合 1800 小尺，折今制 559.8m，比今里长近 60 米。”（见《敦煌研究》1997 年第 3 期 13 页注 12）。依此换算，唐之 60 里合今 67 里有余，已超出三岔村界 7 里多路，达于今民勤县蔡旗堡乡的月牙泉附近了，与三岔村所在位置不能相合。

《水经注》卷 40“都野泽”条说：谷水流经姑臧（武威），又“东北流，经马城东，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，本匈奴休屠王都。谓之马城河。又东北与横水合。”我在三岔村沿河踏勘时发现，谷水自三岔村以上，被群众称为红柳湾河，其下则称为石羊大河。它的全程流向为“东北流”，但在流经三岔村西侧与南沙河汇合后，至民勤县野马泉一段约 30 余里，却基本呈正东流向，并不转弯。所以三岔村的真确位置，是在谷水北岸，不在西岸；谷水也不经其城东，而是流经城南。这表明三岔城遗址的位置不是《水经注》所指休屠王城的位置，也表明休屠王城不在三岔村。

从三岔村沿谷水(石羊大河)顺流行约 20 里,便是蔡旗堡城;再东行五六里,至蔡旗堡与野马泉交界处时,这才发现谷水忽然转了一个大弯子,向正北偏东方向流去,这大约就是《水经注》上所说的“又东北流”了。而蔡旗堡城正好位于谷水转弯后的西侧,完全符合《水经注》所谓谷水“经马城东,城即休屠县之故城也,本匈奴休屠王都”的记载。至于马城,以引文来分析,似为休屠王城的别称,当是因善养良马而有此名。然访之当地父老,说是在蔡旗堡城东北有一优质草场,名叫马湖,人们又称其为“西马营”。在那里是否驻过军旅或建过城堡呢?现已不可考究,只好留给专家们去考证了。

又,蔡旗堡乡北以前还有一水,当地群众称它为“长胡子河”,以其水流分散、形如老人长须而得名。此水是由发源于武威县西的西营河和永昌县东的东大河,在乌牛坝汇合后,自西而东流淌的,灌溉着民勤与永昌交界处的大片平畴良田及草原。其中一部分河水注入蔡旗堡乡野猪湾村一带的低洼之地,形成了一

个方圆数十里的大水泽，遗迹至今仍可寻觅。泽水溢出部分复与长胡子河汇流，呈横向注入石羊大河。这当是《水经注》上所说的谷水“又东北与横水合”的横水，其前后次序，也与《水经注》记载完全吻合。有人以为三岔村西北的北沙河当为横水，非也。因为北沙河汇入谷水之处，谷水正呈“一河春水向东流”的流势，不呈“又东北”之流向。

说起蔡旗堡的野猪湾水泽，使我想起《五凉考治六德集全志》上一条有关猪野泽的记叙：“《禹贡》：原隰底绩，至于猪野。蔡傅引地志云：武威有休屠泽，古文以为猪野，东北流入白海。县（民勤县）南一百二十里，有野猪湾堡。”这条记载提出了两条令人颇感兴趣的线索，一是武威的这个猪野泽东北流入白海，表明它是白亭海之外的另一个猪野泽；二是这个猪野泽同野猪湾有点关系。西汉元狩二年（公元前121年）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征河西走廊时，曾在休屠王城附近击溃匈奴大军，并获得“祭天金人”，当时汉军看见的休屠泽，必然是野猪湾水泽，不会跑到谷水终极去看白亭海

的。况“猪野”和“野猪”仅仅是词语的颠倒，当系后人不了解历史渊源，只图顺口而叫成了今名。以前的注释家不察实际，遂将谷水下游的白亭海认定为休屠泽，反将休屠王城附近的猪野泽遗漏了，实堪遗憾。清代学者曾反复提出猪野泽即在“武威北乡”，看来是有道理的。我将实据提供出来，以供专家考证研究。

三岔村古城遗址是否即为休屠王城遗址呢？疑点也颇多。此城在 50 年代时，保存还很完好，我与附近的乡民们都曾看见过，不像很古的建筑。听考古工作者说，即使是位于极其干旱而又荒无人烟地带的汉长城，如今也多已颓毁殆尽，令人难以寻觅。而这座比长城建筑时间更早、城周全系农田、城内又有居民的“休屠王城”，何能得以独存呢？这是不能不令人怀疑的。另据张澍《凉州府志备考》载：“三岔沟。《方輿记要》：三岔沟在武威城东南（应为东北）。成化中（1465——1487 年），土达满四作乱，四本名俊，明初徙降部于边地。俊居凉州三岔沟，谓之满家营。至是，据石城作乱，官军讨平之。”三岔村附近无石山，所谓“石